



四書大全

論語集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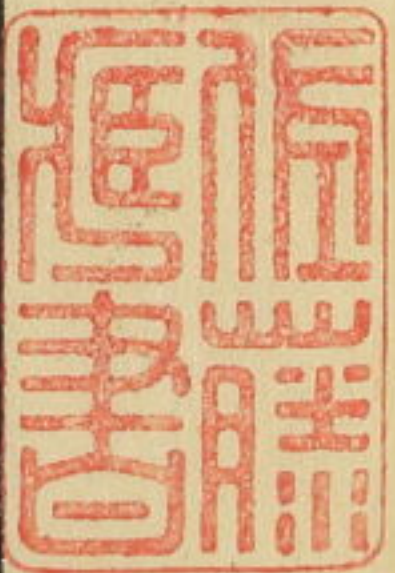
二五

2801  
48-25





門仁12  
號 2801  
卷 48-25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

厚齋馮氏曰此篇多評弟

子賢否故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趙氏曰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然此篇稱賢者三倍於否亦足以見賢之衆矣通考勿軒熊氏曰內二十一章言孔門弟子賢否三章泛言人品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去聲者四

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

呂晚村曰上節述人言下節自斷故上節未可便下斷論為是然看註云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文過其實今反



謂之彬彬則上節中未嘗不  
分是非蓋先後二句原屬夫  
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時  
人之言耳未可以渾融無是  
非為妙也下節從先進則不  
從後進可知若聖人立言必  
要句句道盡則聖人亦良苦  
矣論者輒以上節不贊先進  
不貶後進下節不補不從後  
進以為妙欲周旋時人反與  
孔子作頭抵不亦異乎朱子  
云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  
是非都沒理會秀才文字如  
此最可憂其病止是鶻突不  
通而其流至於悖理非聖皆  
此種議論成之也又曰夫子  
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  
主反質便是老莊家言非聖  
人意又曰文質得宜正指周  
初禮樂先後進只在周朝盛

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  
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  
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  
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朱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  
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忒好看古人只正  
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  
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  
手弄脚揆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耳○問此  
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日也不  
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  
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附蒙引此禮  
樂所指甚廣上而宗廟朝廷下而州閭鄉黨大而冠  
婚喪祭小而動靜起居凡日用常行之間莫不有禮  
樂焉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自天子至於庶人皆

讀本

衰論聖人從先進正從文武  
周公之禮樂也後來都將三  
代以前看先進因有反質之  
說誤矣聖人論禮樂一向只  
主從周實歎其美善遵王猶  
次義也○困勉錄曰夫子從  
先進是欲損過就中與不得  
已而去彼取此者大別語類  
引禮與其奢及孟子鄉愿狂  
狷等說頗混不必從○份按  
朱子云禮樂只是一箇用得  
自不同蓋於禮樂即是用之  
也若云先進之禮樂後進之  
禮樂便似各有一箇禮樂矣

不可一日  
無禮樂也

###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

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慶源輔氏曰時俗易得逐流而  
徇末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

人之所以轉移時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  
測至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問孔子從  
先進是夫子無取於文也然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夫子又從之何耶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  
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以周公之舊方可從  
周末文弊已不足為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  
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行不悖○問夫  
子用禮樂而從先進是欲從質耶抑欲文質之得中  
耶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  
進在當時則為從質在理則為適中○新安陳氏曰



呂晚村曰。只在從難發論。方知四科亦一時偶然所記。後世以定十哲陋矣。○困勉錄曰。念陳蔡而因及從我之人。念從我而因有不及門之感。總是不忘其相從於患難。蒙引重在上句極是。說叢曰。本重與難之人。而冠以四科者。亦見聖門多材。即小小聚會亦無不備。况杏壇洙泗之闊乎。

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郁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卽彬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卽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進之云。正是厭周末之文。過其質而欲從周。盛時文質得中。與從周之言。初不相妨。而可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耳。通考朱氏公遷曰。先進於禮樂。因論其文。矯其偏勝而言。存疑如用之。只據目前言。不是得行其道而用禮樂。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去聲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

四書釋地又續曰。史稱幸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小司馬大蘇皆各爲辯。正引闕止字。李斯上書以證。獨愛洪容齋一說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歿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幸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矣。此爲尤妙。蓋從虛會出云。又曰。冉有以哀公三年已酉。季康子召至魯。十一年丁巳。與康子問答。中間既從陳蔡。又使之荆。自不仕季氏。意者家臣員輕。故可誓捨師門誼重。仍須省侍乎。亦可謂服勤者矣。又爾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赫然以文學名。此文學豈後代文人學者所畧能髣髴而年纔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問何以知其爲弟子所記。朱子曰。吳氏例云。凡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爲夫子所言者。考之。不審也。

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當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有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勉齋黃氏曰。四科之目。

論語大全 卷十一 先進 三



如許異哉。又曰：魏華父曰：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於子游極其稱譽。雖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會並列其是言，而非會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即其書以考之，大抵當典禮闕無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開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言為可否，亦足以見其為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之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於文學，茲其為文為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信如朱子所謂彙傑之士矣。

因其所得而稱之，舉其最優者為言也。○雙峯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領，有小條目，小條目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學者，與言文學是也。如今人能文者，告之以作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曉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以大綱領，使之治心脩身，從本領上做將來。○附蒙引：聖人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此是餘意。○朱子文集常熟縣學吳公祠記：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為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為此縣之人，蓋不誣矣。某惟三代之前，帝王之典，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勾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為要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后，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

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耶。○容齋隨筆：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它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魯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



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程子曰：四科乃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預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之門如此十人者，固高矣。然受業身通者凡七十人，則豈獨此十人可名為哲哉？故程子引曾子以為證，而斷十哲為世俗之論。所以教學者使求於聖人之門，不止此十人也。○新安陳氏曰：曾子哲之子，是時尚少，不得與陳蔡之從，故不在列。又如若有若雖賢，亦以不從此行而不在列焉。○雲峯胡氏曰：德行即孟子所謂有成德者，言語政事文學即孟子所謂有達材者。然孟子於成德之上，有如時雨化之者，集註所謂顏曾是也。如此見論語四科，不過門人所記，而孟子五教又能發門人之所未發。通考仁山金氏曰：曾子傳道有若

呂晚村曰：無所不說，正即是非助我處。今人每分作兩截講，便似上句貼減，下句貼喜，神理索然矣。又曰：不違如愚，即是回之無所不說，說乃渙。

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宰我，澹臺滅明之勇亞於子路。子羔之季次於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既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為四侑，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皙伯魚並在下列為未安，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為堂而後為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簋簠奠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顏路曾皙而下七十子左右裕食，如昭穆之例焉。斯為得之，其餘從祀雖東西夾室可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



然水釋。怡然理順而已。若欲刻劃說字。說來有驚喜之意。此是乍見道理入境。非顏子分量也。○困勉錄曰。註默識心通無所疑問。大全分貼非助我無所不悅。存疑謂俱當安在無所不悅上。蒙引謂俱安在非助我無所不悅上。看來都不是。依大全。則本文兩句似俱作深喜看。依存疑。則本文兩句似作一抑一揚看。蒙引雖已得之。然愚意以默識心通。補在無不悅下。似尤妙。○份按。默識心通二句。安在本文上。與補在下。只是一般。蒙引與困勉錄之說。皆可用也。困勉錄又云。本文兩句。俱是有憾之詞。而深喜意在言外。此節與不違如愚。同然不違如愚。下有贊

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釋悅無所疑問。釋非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胡氏曰。以非助我而言。似有不足於顏子之意。謂其無所不說。則凡精凡粗。若巨若細。莫不懽然領受。而畧無毫髮之疑矣。○厚齋馮氏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因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之。是亦助也。○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所不悅之驗。附蒙引。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融。無所疑問。此二句俱安在。非助我無不悅上。小註分貼大謬。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此二句註不分貼。

回之詞。而此節無之。須在言外補出。此與語之不惰亦同。然語之不惰。是贊回之詞。而無所不悅。是若有憾之詞。愚謂無所不悅。所以贊回者。至矣。聖人本意。重在無所不悅。無所不悅。即是非助我處。則有憾意。正須歸到深喜上。不得謂為二句俱若有憾之詞也。  
譚梁生曰。胡雲臺謂。閔子後母蘆花事。出自韓詩外傳。今考韓詩外傳。實未載此事。而闕里志孔庭記。諸書備載之。○呂晚村曰。閔子騫後母事。不可為典據。以此發論。未有不入於裡。鄙者。故孝字。只以虛還為得。若謂其子。則不可毀其父母兄弟。此却不然。虞書未嘗諱頑。閔夫子以犁

今人只說得上句。如有憾焉。下句都說不得。正意出。則雖知其不分貼。而亦終歸於分貼矣。宜細玩之。聖人本意。全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不悅。故為非助我者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閒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吳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勉齋黃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所非。閒於其言。是為公論。夫子所以稱之。○慶源輔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入皆信之。無有閒言。則誠著而德彰矣。○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



牛之子踰神戶可見矣。

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雲峯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入倫之常閔子之孝處入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歟○新安陳氏曰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及於友者蓋友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只觀三子單之語友之實可見閒字不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子宜哉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孝即其孚於人者而稱之見稱於天下為周武之孝見稱於眾人為子騫之孝見稱於宗族為士之次者之孝德行有大小故其孚於人者有廣狹也附蒙引孝哉二字兼友在其中中友實孝中一事也○積於中而著於外不可以中為家以外為外人是言其孝友之實人皆稱之淳人不閒三字

李袁一曰夫子於南容之謹

言則妻以女於閔子之不言則嘉其能中於仲由之妄言則斥其野於子貢之多言則歎其不幸於宰我之能言則欲觀其行於仲弓之簡而不佞則謂之可使南面其欲門人之不尚言如此○說統曰擇配只帶言之○譚梁生曰南容三復白圭正不廢免刑戮之本原也南容嘗從孔子同適周問禮於老子及老子送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南容實與聞之時孔子

于髡曰有諸內必形諸外亦是此意亦不分言父母稱孝兄弟稱友蓋只是家人稱其孝友而外人亦信之耳○重在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丁忝丁念二反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形甸反家語

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

白圭之玷是宮緇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朱子曰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欲謹於言行也

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公冶長篇子謂南容章解之○范氏



觀周入后稷之廟見有金人  
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  
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  
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誠  
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  
禍之門也孔子顧謂弟子曰  
小子識之此亦南容所聞三  
復白圭有由來也

曰言者行

去聲下同

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

去聲

其言而

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雙峯饒氏曰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為表而行為裏  
行為實而言為華各舉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只是  
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  
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

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

也

詳見雍也篇不遷怒章○慶源輔氏曰聖人  
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

音少

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

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  
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

去聲

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

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

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  
回之死先於鯉故有以

鯉也為夫子之設言者信乎朱子曰以人情言之不  
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亦以此為年數之錯

四書釋地又續曰仲尼弟子  
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余



謂三十下脫七字。蓋生於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於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是年伯魚亦卒在前。不然則云王肅注。經也。死有棺而無槨。為設事之辭。豈不笑滾了人。

誤。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南軒張氏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已則子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為之椁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經。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厚齋馮氏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為不才。視子淵則才不及耳。唯自言其子。○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故曰不木。

○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故曰不木。禮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

助喪用也。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俗作葬。可以

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

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王制曰。命服命車。不

命車。朱子曰。紀禮。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云大夫賜命車。

上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

視吾之有無而已。此蘇氏說。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

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慶源輔氏曰。葬之禮。椁周於

可廢。車之制。驂參於服。宜也。然欲輟而用。則驂或可脫。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不可。則於顏淵之厚。而不從其父為椁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勉齋黃氏曰。顏子

不亡。以道存也。顏子死。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終亦必亡而已矣。故以顏子之死。而為已之喪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



日雖未亡而已亡。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子。良可悲矣。○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同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雲峯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勉齋黃氏

曰：以夫子之聖而得顏淵，蓋將相與講明斯道，以示天下後世，其為助大矣。不幸而短命死焉，夫子安得不與喪予之歎而不自知其為慟耶？○新安陳氏曰：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貧而厚

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朱子曰：門人謂回之門人，潛室陳氏曰：喪禮固有

分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兩言最盡。附蒙引：厚葬兼棺槨，說或曰棺槨是殯，非葬也。此說非不知死



葬之以禮此句內有殯意在否不成只是葬埋也又與前註喪具稱家之有無不合可見兼棺槨在內葬之一字兼棺槨衣衾墳墓說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新安陳氏曰蓋疑辭以請車為梓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南軒張氏曰顏子在聖門門人

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歎有慟之哀非厚於

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為梓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責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顏路從而聽之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閒而已○雲峯胡氏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

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

通考南軒張氏曰合言之來而不測則為神往而不返為

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享於廟皆曰鬼就人物言聚而生為神散而死

孫淮海曰事人便全綱常盡入道的工夫知生便有踐形盡性無忝所生的工夫○呂晚村曰事人事鬼知生知死宜直道其所以然之故須知夫子此兩答極平實固云人鬼一理生死一原然其吃緊為人正要人於事人知生處著力○困勉錄曰此章問答鬼神皆指祭祀之鬼神南軒張氏所列只是泛論鬼神



非謂此章鬼神兼此數項也。又曰就道理上看則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就學者說則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學之序盡事入之道則盡事鬼之道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者學之一各兼兩項朱子意重有序一邊程註專就合一處說故在圈外又曰呂伯恭云子路問事鬼神問死之道蓋以人與生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與死而已蓋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感則俱感子路果知人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是提耳而誨之無

非真實話世儒乃為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按程註此乃所以深告之也謂即是告之以事鬼告之以知死也呂伯恭說亦是如此然須知其與圈內有別要知亦相發明當云聖人不欲告子路以所難明而即以深告之矣如此則圈內外俱明矣又曰大全辯謂知生死非生死聚散之說謂欲知其所以生之理耳如人之生也直集註引易原始反終專從氣化聚散上說非孔子立言之意小註蔡氏輔氏皆傳會朱子不可從按張氏駁註未是又曰知生知死當兼理氣說若謂知氣聚故生則知氣散故死知生吾順事則知死吾寧也麟士只主理言似偏若邪疏殊不見實

為鬼就一身言魂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氣為神體魄為鬼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朱子曰反只是推轉來謂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同頭之意○慶源輔氏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尚不能推原其始而知氣聚故生必不能反要於終而知氣散故死也○新安陳氏曰深意在二所以字易繫辭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覺軒蔡氏曰夫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知正欲子路循其序而不躐等也○新安陳氏曰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為有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神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為躐等○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易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朱子

本義曰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盡事入之道則盡鬼神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問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慶源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明則有晦聚則有散理之自然也一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是幽明始終之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潛室陳氏曰死生人鬼雖幽明之事了不相關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屈伸聚則生散則死伸為神屈為鬼有聚必有散有伸必有屈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新安陳氏曰告之以所以深告之○朱子曰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



落麟士反以為蘊藉而嘆其  
妙吾不知也存疑只主氣言  
亦偏也又曰須知謂知生知  
死當兼理氣之理乃當然之  
理與理一分殊之理不同又  
曰蒙引云誠敬原始反終字  
都是朱子生今學孔子說  
話未可便說未能盡誠敬以  
事人則又焉能事鬼未能原  
始而知所以生則又焉能反  
終而知所以死聖人語意自  
是纏而不露引而不發按蒙  
引說即麟士以邪疏為蘊藉  
之意看來還他實落為是何  
必為此影響之論按蒙引此  
條開含糊法門晚村所以不  
滿者疑在此等

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  
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  
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事  
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  
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諂矣○問未知生焉知死  
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  
須知道人生有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盡得這生底道理  
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生吾順事沒吾寧  
也○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  
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  
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  
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  
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了○盡愛親敬長  
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  
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  
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入得之以有生生氣之清者為氣

困勉錄曰事人事鬼知死知

知覺運動陽之為也氣之濁者為質形體陰之為也  
氣曰魂體曰魄高誘註淮南子曰魂者陽之神魄者  
陰之神以其主乎形氣故曰神人所以生精氣聚也  
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  
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  
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  
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泊在氣上初不是疑結別  
為一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  
也然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  
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  
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  
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  
地間常只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  
無是理也至伯有為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為其  
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如子產為之立後使  
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雙峯  
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生前這  
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蔡氏曰事人

論語大全

卷十一

先進

三



生蔡氏以知行分然須知人  
鬼邊亦有知生死邊亦有行  
但此各就其一邊言耳

四書鏡曰進道貴於剛為其  
能振拔而有為也閔子數人  
皆剛德也此夫子之所喜也  
行行與侃侃異者侃侃只是  
剛直太著如十分中尚有一  
二分柔順處行行則純是剛  
而絕無一毫柔順矣始而樂  
之謂進道者剛也終而戒之  
謂儆事者剛也○譚梁生曰  
三子或和中有諍或直中有  
和而子路則純任剛健四子

皆剛毅任道之器○因勉錄  
曰存疑日問問語錄作和說  
而諍諍字不可用蓋門人聽  
教之時用不得諍字存疑之  
辯未是有疑必問有懷必吐  
非諍而何又曰聚斂章朱子  
謂再求之柔弱矣何以有侃  
侃之風大抵求之質是剛柔  
參半的又曰此章四子氣象  
兼容貌詞全言朱氏公遷專  
主容貌說者非

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通旨  
朱氏公遷曰子路問事鬼神舉其祭禮之鬼神言而  
夫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神也附蒙引季路此問使  
夫子而正告之亦須動著事人及所以生之道不然  
更答不來蓋要之至理實不外是使子路果能因夫  
子之言而先盡事人之道則事鬼神之道不勞問矣  
先知所以生之道則知所以死之道亦不待問矣  
何也理一故也故先儒云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問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朱子曰

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  
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固亦如此○冉  
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以二子氣象觀之  
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

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問問氣  
象○問問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  
露得粗底○問問問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  
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  
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  
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  
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蔡  
氏曰此章當以侍側時為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  
無柔佞之失惟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之宜剛直則施  
於敵已以下為宜剛強則施於上下皆不當矣動容  
各適時中之謂禮觀四子侍師之禮可知其得失矣  
禮失其宜則凶悔吝之象可由之而見子路侍夫子  
行行如此於他人可知○問於行行者有何樂雙峯  
饒氏曰樂字終難說所以集註以為或是曰字之誤  
朱子釋經之法到疑處且先就本文解後面却說破  
附蒙引閔子之剛氣含蓄得密冉有子貢則稍露子  
路則全露了然都是剛正人也或者以下文之言疑  
行行不得為好氣象不知此味者也但憾其太露無



舍蓄耳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

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音恢之難去聲○左傳哀公十

取太子蒯瞶之妹孔伯姬生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

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被甲也輿

殺從之殺豚也欲用以盟迫孔悝於厠強盟之孔氏

專政故劫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樂寧聞亂使告

季子子路也時為孔氏邑宰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

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

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

政不及已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避同其難子

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

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牛必舍

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子路二人太子之

黨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

字之誤宋子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

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

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誤

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子路為人粗

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

故也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

正名他遂以為迂可見他不知其為非義也○南軒張

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為非義也○南軒張



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以氣象言。餘如不違如愚。是顏子之氣象。堂堂乎張也。是子張之氣象。與此類同。皆氣象見於容貌之間。者。也。又顏淵季路侍一章。見二子之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一章。見四子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然浴沂詠歸有高明廣大之氣象。朋友共敝有勇知方有敦厚質實之氣象。顏淵之氣象。則近於孔子之自然。冉有公西華之氣象。則亞於子路之篤實者也。附蒙引。夫子此言。蓋欲子路知所戒也。與柴也愚。章同意。而子路卒死於孔悝之難。而中夫子之料者。正為不能改其行行之故耳。非夫子所為子路謀之初心也。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去聲名藏如字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改作勞民傷財

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南軒張氏曰先儒謂長府為藏貨財之府

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慶源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以是諷之附蒙引此兩句看來看去只是一連串意無有始而商量未決繼而確乎不易之意但其辭從容而厲皆先輕而後重如答季氏使者亦然

困勉錄曰三句一直說下如何猶云有何不可不是商量未定之辭又曰改作意註只主勞民傷財說南軒以聚斂為說另是一意然似亦可兼

困勉錄曰饒雙峯就仍舊貫二句看出閔子氣象甚妙蒙引若與之相反却不是駁之只恐人誤認其說耳玩雙峯語中一似字便自無病然須知閔子氣象是後人從其言



想像出來。若夫子贊闕子處。只重言必有中。即夫人不言。亦不過借以起下句耳。困勉錄曰。夫人不言二句。口氣言此人不糊亂說話。但說著便中理。意全重下句。亦以警覺也。吳氏以爲一正一反。蒙引駁之極是。但蒙引謂此是相趕說。與有弗學不遠遊。兩處俱一樣。恐未是不遠遊。是相趕說。此與有弗學。是以上句趕下句。非相趕也。須辯。○份按大全辯云。夫人不言二句。只說闕子而長府不當。改作之意在其中。想見聖人婉諷語氣。不須更涉魯事。此掩耳盜鈴之說。最害義理。且闕子口中豈能不說明魯事。則夫子口中。又何必以不說明爲妙乎。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安發發必當去聲理惟有德者能之南軒張氏曰有中中於理

也。○雙峯饒氏曰。觀此章可見闕子問問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卽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闕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闕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蒙引二句。氣勢自相連。文意與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及不遠遊。遊必有方。相類。相趕說。吳氏以爲妄發。必不當理。當理者必非妄發。遂以爲一反一正。不知不安發三字。只是朱子周旋本文。不言字面耳。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

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

故其發於聲者如此。覺軒蔡氏曰。按說苑子路鼓瑟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然。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樂解篇。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蒙引此當以由字對丘字看。丘

所尚者中和也。而由之瑟則不中和。故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言此以藥子路。欲其變剛強之氣。習也。蓋人於音樂。最不容以僞爲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也。故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自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專爲鼓瑟也。○剛勇中和皆分體用。



困勉錄曰未入於室與亦不  
入於室註雖以精微之奧  
言一以聖人之室言恐只是  
一樣玩後章語類林問一段  
可見子路與善人分別處恐  
只在不踐迹與升堂耳又曰  
註不曰未可因未入室而忽  
之而曰未可因一事之失而  
忽之者就一事之失亦足見  
其槩故以一事言之勿泥看  
為妙○譚梁生曰子路德性  
有餘問學不足致廣大而未  
盡精微極高明而未能道中  
庸者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七到乎正大高

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

遽忽之也南軒張氏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為未至由

非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慶源輔

氏曰子路剛明而粗率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義欲

車裘共敝及程子謂其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則其升

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為迂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

之類是未入室之驗也○雲峯胡氏曰正大高明形

容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

已學而未深入精微之奧亦不入於室是善人未學

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者也附蒙引聖人之言隨時變

化所施各當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為子路言也由

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為門人言也為子路言則諷

其所短為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或問道

之正大高明如何精微之奧又如何曰如仁如義做

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

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

者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要知堂與室亦非有兩

樣道理精微之奧亦不在正大高明之外○孔子斯

言固不專為鼓瑟發然只是一箇子路故即此一端

亦足以見其槩云○存疑言子路當重在升堂上若

重在未入室却似貶之也

困勉錄曰師商亦各有所長  
此章夫子獨舉其所短又曰  
麟士謂首節中字須不說破  
方有下文一問認子貢師愈  
之問明是謂過中者猶愈於  
不及中者首節何必不說破  
中字也蒙引存疑極明○呂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去聲為苟難荀子曰君子故常過  
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雙峯饒氏

論語大全 卷十一 先進



晚村曰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三字。纔有著落。顧麟士謂首節中字不說破。方有下文。已是掩耳偷鈴見識。時說并欲將才高意廣諸語。亦不說破。又夢中話夢矣。

交一章及曾子稱其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為苟難。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言。可見其規模狹隘。○朱子曰。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常要將大話蓋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歎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歎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去。其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附蒙引。子張近於狂。子夏亦未免於狷。○子貢之問。問二子之所造。故孔子言其成就各偏。而朱子本其才質言之。盡矣。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去聲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慶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與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附蒙引。不必依慶源分才質義理。前言師也。過商也。不及。此便是主義理以斷才質矣。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

困勉錄曰。吳因之云。子張是寬綽的人。常透頭些。故曰過。子夏是局促的人。常欠缺些。故曰不及。夫道極於中。即這透頭處。正是他欠缺處。蓋不曾走到中的田地。總謂之不及而已。故曰猶不及。若曰過與不及。同是失中。有何意味。此是一時好奇之談。甚不必。



困勉錄曰失之毫釐二句輔  
氏解雖非正意然亦可兼說

孫淮海曰冉有聚斂非知後  
世箕斂之臣只緣他學術未

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慶源輔氏曰過不及生  
乎氣稟之偏中則指義  
理之當然處言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也初焉  
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抑則  
過者愈過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  
不及積之至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新安陳氏曰  
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  
及之旨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  
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  
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附蒙引尹  
氏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輔氏之解非尹氏本意尹氏  
只為少有過不及便失了中矣詳味文意自見○存  
疑師也過商也不及此聖人即二子之為人而以義  
理斷之也過與不及皆是就中上看得一箇是過一  
箇是不及也過猶不及即此就見得此在  
顏曾就悟得只為子貢不達故復告之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純纔任季氏便以政事之才  
施之即為處置調度以為職  
分當如此不知季非可附益  
之人不但富於周公不可附  
益雖不富亦不可附益也故  
夫子深責之○呂晚村曰冉  
有政事之材長於理財為季  
氏宰則竭其知能為之謀富  
足以為盡其職分不道此却  
是聚斂附益也聚斂附益不  
特冉有無此四字在意中即  
外人亦未必以此相稱是記  
者因聖人之意而勘斷之耳

周公以王室至親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有大功位冢宰其富

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

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為季氏宰又為去聲之急賦稅以

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

責之也聖人之惡去聲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

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

已也慶源輔氏曰師道尊嚴而朋友親暱理固然也  
聖人愛人終無已天地之心也雖絕之而猶不



困勉錄曰。冉有所以至此者。一則以心術不明。一則以氣質柔弱。二意雖相連。而又有不同。其始之仕季者。以此二者。其繼之為之聚斂者。亦以此二者。

忘乎愛。雖不忘乎愛而事之當絕者。又不但已。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是惟罪責棄絕之耳。集註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之義氣中。有愛厚之仁意焉。孔子之心。微朱子其孰能知哉。存疑既曰。非吾徒。又曰。小子鳴鼓而攻之。是欲大家去救。正他使改過遷善也。註愛人無已。須兼二句看。小註以鳴鼓而攻為不忘乎愛。不是。○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新安陳氏曰。使能反身。貴而不急於仕矣。○朱子曰。人最怕資質弱。若求之徒。却是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而反為季氏聚斂。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這所在。都不自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聚斂。

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當是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君之有士。唯不仕而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也。使求仕於季氏。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曰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以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流靡而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南軒張氏曰。冉有既為季氏之臣。所當正救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今既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為。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勉齋黃氏曰。聚斂已自不是。況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於周公。則本富強矣。今又聚斂以附益之。則非。



才蒙吉曰。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見於仕季氏之初。胡氏又以閔子之得。不徒見於長府。而見於辭費。宰之初。皆端本澄源之論。

義之中又非義矣。聖人所以惡之深也。○厚齋馮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亦載此事。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自止之。可也。不然。聞孔子之言。以反命。而力止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惟不能諫止。而不能去。反為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雲峯胡氏曰。春秋於為長府。不書。必閔子諫止之力。於此事。書曰。用田賦。其為冉有阿附之罪明矣。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已。見於仕季氏之初。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辭費。宰之初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人愚者。知去聲不足而厚有。

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賢遍反齒。避見齒去聲難而行。不

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

困勉錄曰。愚只是知不足。而所謂知不足者。不等。或不知。正理。或不通變。皆是中庸。是泛說柴之愚。則專主不知。

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蒯瞶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朱子曰。不徑不竇。只安平無事時可也。若當有寇盜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所以為愚。觀聖人微服過宋。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通變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柴也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蒙引。愚者智不足。而厚有餘。此處解愚字。與中庸愚字稍異。蓋以高柴之愚言也。然聖人意重在智不足上。○家語往來過之。足不履



通變說故蒙引以為與中庸稍異

影上之字指孔子則此影是孔子身影也

###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克角反所以能深造。七到反乎道也。朱子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畧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緣他質魯鈍，不便理會得，故著工夫，遂見得透徹。若理會不

困勉錄曰：朱子謂魯自與不及不相似，其義最精。據此則此章不可以過不及分矣。

得便放下了，如何能通透，終於魯而已。○若是魯鈍者，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之。○問參也魯，魯却似有不及之意，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慶源輔氏曰：遲鈍者不能便明了，須用工夫方透，聰明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其誠篤而無始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深也。附蒙引曾子真實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只管為之回護，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子當時以與柴也愚，師也辟，並論則分明是魯矣。分明說是魯，亦何傷，適足以見其學力之勇，能由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勵也。○觀曾子問一篇，則其才之魯與其學之確，皆可驗矣。

### 師也辟

辟婢亦反

論語大全

卷十一

先進

三



辟便

平聲

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留意於

容儀附存疑辟便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此解與後篇友便辟注習於威儀而不直一般蔡沉解書問命便辟謂順入所欲辟入所惡愚按此解尤切亦不失習於威儀而不直意師也辟亦當依此看只是外面為順辟中心却少誠實也

由也嘖

嘖五且反

嘖粗俗也傳

去聲

稱嘖者謂俗論也

慶源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為野

附存疑嘖粗俗是欠細膩欠文氣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御之使

知自勵也南軒張氏曰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嘖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勵而擴充也○問柴愚參魯師辟由嘖此乃生質之偏如此夫子言

之所以欲四子充其偏而歸於全也然參竟得道統之傳何也勉齋黃氏曰愚者暗辟者少誠實嘖者粗俗若夫魯則質厚而已未嘗不明未嘗不誠實未嘗粗俗比之三子已爭些况質厚者為之難一為之則確實下工直用力到底如弘毅如易簣等處皆可見安得不傳道邪○慶源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畧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畧乎外則文飾不脩此四子情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耳○厚齋馮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疏通參欠明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雙峯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惟曾子能於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工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已附存疑四子都是舉其偏處說其好處都不言蓋欲使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甚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二章語勢不類恐非



份按庶乎對德則屢中屢空對不受命而貨殖兩節上下截各是二事彼此緊相對照勉齋雙峯皆如此說最為直截分明求之本註首節云言其近道又能安貧次節云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玩又字然字可見兩節上下截皆是二事且不如顏子安貧樂道句既對屢空又可見才識之明二句與近道相對也陳氏誤認註中安貧樂道為二事而謂貨殖不如安貧不受命不如樂道蓋其意欲將貨殖對屢空不受命對庶乎不知惟不受命故貨殖只一事註中樂道二字乃帶在安貧上說非兩層也語類謂不受命在平日不因

其貨殖而言亦將不受命與貨殖說成二事與陳氏同失殊非本註之意恐記錄者誤耳蓋不受命而貨殖句是言子貢之短德則屢中是言子貢之長以之對照上節則短處既不如顏子即長處亦復不如也蒙引知樂道帶在安貧上說而譏陳氏之非固得之矣然却又謂勉齋說為宋穩雙峯說為太拘何也蒙引云賜不受命而貨殖此正與屢空相反而其不得為近道不待言矣又云不受命而貨殖是言其短下句是言其長蓋其意將不受命而貨殖總承屢空而不能庶乎意却即包含在此句之中至德則屢中句則另說子貢之長不與庶乎相對然其說豈若黃饒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易屢空數音至大傳其殆庶幾乎同

空賈也不以貧窶郡羽反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賈

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問集註中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

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朱子曰世間亦有質美而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空為賈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而有閒是頻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潛室陳氏曰簞瓢屢空到此境界不改其樂是幾於事天之事以此說顏子事理平實與下文貨殖正相反而地位峻絕語錄顏子屢空說作空無不是論語中只有空空如也是說無所得別不見說虛空處○問屢空前輩及南軒皆

作空無說以為無意必固我之無但顏子屢空未至於聖人之皆無而純然天理也及先生所解却作屢空乏而自樂何也曰經意當如此不然則連下文子貢作二段事空無之說蓋自何晏有此解晏老氏清淨之學也因其有此說後來諸公見其說得新好遂發明之若顏子固是意必固我之屢無只是此經意不然顏子不以貧乏改其樂而求其富如此說下文見得子貢有優劣○蒙引回也其庶乎言幾與道為一也此近道與忠恕近道知所先後則近道不同○如聖人則與道俱化矣顏子猶有未醇在故只曰近道屢空又却於顏子身上指出一件守入之所不能守處說另是一意正所謂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者○只為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為近道○屢空是因回之貧而見其安貧貨殖是因賜之富而見其求富屢空只當貧字貨殖只當富字○存疑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如有所立卓爾此是近道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入不堪其憂其屢空亦因可見



二說之直捷乎。玩蒙引之意。蓋謂億則屢中句。既是指子貢之長。若與庶乎對。便是言其短矣。愚謂億則屢中。本是子貢之長。然其長處。亦不如顏子之近道。則指為子貢之長。與不如顏子近道。意自不相碍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富貴賤之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史記言子貢好廢舉。

也。物賤則買而停貯。貴則逐時轉易貨賣。億意度。音。與時轉貨貴。注云廢舉停貯也。與時逐時。逐時轉易貨賣。

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音洛。新安陳氏曰。其安貧不受命。是不如其樂道。蒙引不受命而貨殖。只一般。蓋受命則不貨殖矣。貨殖則不受命矣。語意相喚應。不必分看。陳氏謂貨殖是不如安貧。不受命是不如樂道。殆非也。○註內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安貧說。

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去聲。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

矣。程子曰。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葉氏曰。或者不喻。乃謂子貢真好利者。夫樊遲學稼圃。夫子猶以為小人。豈有子貢而無一言以正之乎。○蒙引屢中與言必有中不同。彼以理言。此以事之成敗言。出於料者也。彼非以料中也。

○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

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明。亦幸而已。其曰屢中。則不中者多矣。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

論語大全 卷十一 先進



是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邾子益來朝子貢觀焉  
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  
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  
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  
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  
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  
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師宵掠以  
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  
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問回也其庶乎屢空  
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  
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  
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朱子  
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  
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  
亦不因其貨殖而言○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回賜  
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二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  
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  
庶也○雙峯饒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

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  
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  
之異也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  
自勵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賢哉回也回也其庶乎屢  
空皆卽其所能而稱之顏回子路子夏子貢皆爲以  
理自守者然守之近於自然者顏子也守之篤而其  
進未已者子夏也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子路也守  
之嚴而不免以己方人者子貢也是其所守者雖同  
而其氣象不  
同則如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  
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  
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

日知錄曰服堯之服誦堯之  
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迹也先  
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於古  
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  
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  
千之則有一非踐迹者乎善  
人者忠信而未學篤實而未  
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聞  
與道合而足已不學無自以



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  
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都郁乎  
文哉。不然則以漢文之幾致  
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呂晚村曰。善人之不踐迹  
與異端之去事理。邪說之惡  
格物窮理。不同。善人只是不  
守成法。而自不為惡。此生質  
之美也。又曰。不入室。即在  
踐迹上見。亦字須宛轉。關合  
論一句語氣。則上句揚下句  
抑其實。下句病痛正在不踐  
迹中。抑揚並到。但有下句在  
露。不出抑底語氣耳。又曰。將  
踐迹看做鄉愿一輩。固非。今  
將不踐迹說做狂者一輩。亦  
自粗。在。看註自不為惡四字。  
善人行徑畧見。非曾點漆雕  
開已見大意之比也。所謂不  
踐迹。似所云不煩繩削而自

合者。故註云不必。亦非脫落  
放曠鄙夷不屑之謂。又曰。子  
張只問善人一種究竟。故夫  
子云。不入室。是終於不入  
故曰善人。若謂不可限量。則  
不得僅名之善人矣。總是篤  
學。雖愚柔不可限量。不志於  
學。雖奇才異質。皆可限量。善  
人不踐迹。便終無入室之理。  
如其改行嗜學。則必由踐迹  
而入室。此則凡人皆不可限  
量矣。何必善人乎。○困勉錄  
曰。不踐迹。只就善人說。見其  
比他人較容易。不是謂踐迹  
必不好。象山無回之說。不可  
從。依此則註自不為惡四字  
不必補矣。大非。又曰。蒙引云  
註中雖字然字。似不必用。來  
替聖人話。此是朱子解書意。  
若用以替聖人話。則聖人是

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曰。有諸已之謂信。此已足進信一步而說善人矣。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朱子曰。善人是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不入於室。須是好學。方入聖賢之域。○問善人之道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為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問善人者。未能有諸已乎。南軒張氏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已者。則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已。則不可謂其盡。夫有諸已之道。則亦未也。○慶源輔氏曰。質不美。則不可謂之善人。然質美而好學。則進進不已。雖大與聖可以循至。又不止為善人而已也。○雙峯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自賦質而言。善人生質雖美。然必學而後可以入道也。自進德而言。善人有恆者皆有入道之資。此其所以為可取也。○董氏綏曰。天資則一定而不可移。學力則進進而已。有天資而無學力以充之。則終於為善人。附語錄。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流而為惡。但他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塗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闔室。橫渠之解極好。○問不踐迹。曰。是他資質美。所為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既自不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會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問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蒙引問善人之道。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評論他話不見是答子張問  
善人之道按象引說甚拘麟  
士反以為當何也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為君子者乎為  
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言指論字貌指色  
字○程子曰論篤  
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  
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  
其行事乃可也○雲峯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  
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  
中未必篤實○雙峯饒氏曰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  
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該甚  
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經傳中有專指面色言  
者色思溫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  
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  
色取仁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得該行事而言曰居  
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即所謂色取仁也附存疑論  
篤只是言註曰言不可以言貌取人却加貌字蒙引  
曰大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此說是今看人談論  
篤實底其舉動容止自然與他一般未有言論敦篤

呂晚村曰人看得退字礙眼  
每增出翻頭以為教學只有  
進又曲為幹旋曰退正所以  
進徒多支離此進退只粘定  
退與兼人說進者進其退退  
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藥與  
進道之進不同

舉動却輕浮也以此觀之鄉黨篇恂恂如  
也亦是就言說而貌在其中亦可見矣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  
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  
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  
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



言言大全卷十一

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  
有闕耳若再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  
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  
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  
之患也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  
審行之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  
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能不  
待教之耳○新安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  
必互問問同答異亦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  
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孰賢章尹氏所謂  
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此章  
參看正可相發明云附蒙引再有問聞斯行諸是必  
疑其不可子路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為可而亦未  
甚安耳所問雖同而所以問則不同聖人固不得不

困勉錄曰子在回何敢死依  
朱子蒙引解是不輕死之意  
何等切實不當如俗解云回  
預知夫子必不死偶見黃黎  
洲一文主此說頗涉怪氣其  
病勢必至此

異其所答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謝氏曰  
敢非不

敢之敢乃果敢之敢鄭氏舜舉曰回何敢死則是  
死生不在匡人而在子淵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  
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淵之死生得自為之也  
附存疑回知夫子之在天未喪斯文必之也胡

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

死焉國語晉語欒共音恭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父生之師教之君食音嗣之非父不生非食不

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族類也謂君之食我師之教  
我與生之恩同類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子



在父為父在師為師在君為君也慶源輔氏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況顏淵之於孔子

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慶源輔氏

於孔子蒙博約之教得聖道之傳真所謂受罔極之恩者恩深則義重信非他人為師弟子之比饒氏曰孔之於顏教愛兩極其至義雖師生恩猶父子所以為恩義兼盡即夫子不幸而

遇難去聲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

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

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問

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程子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況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

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日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為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朱子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友以死在未遇難之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曰吾以汝為死矣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死以死救之也○慶源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脫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迎謂之曰吾以女為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遽復之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若相反而實相承顏淵之於孔子雖曰未達一聞至此等語殆相為一矣○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為重而以不輕於死為重也○潛室陳氏曰朋友同遇患難有相死之義謂各盡其



扶持救衛之道無委棄之理若死不死則有幸不幸存焉非必輕死求鬪謂之相死也○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在不在回何敢不死甚明子在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讀者第於句內增二不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顏子以德行稱而善於說辭如此豈諸子所能及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見聖賢處物之義餘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捨生取義皆明處憂患之道也朱子曰孔子之言是以仁決之孟子之言是以義決之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附蒙引胡氏幸而不死一條最好然似當更足之云使請於天子方伯而不從如孔子請討陳恆然顏子又不但已當為豫讓必報之舉然後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之義為盡也乎○存疑古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子在而死是輕於鴻毛也子不在而死子在回何敢死是重於泰山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慶源輔

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為慊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慶源輔氏曰季然自

多其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顏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胡疑初曰事君者先持個不可則止之節斯行得個以道事君之忠○說統曰道字內兼格心宜猷兩件然勿說做諫臣模樣○呂晚村曰道字



儘受鋪張大臣論何所不舉然非夫子對季氏語矣既貼註又能於不從君欲講出學問本領與神化作用方合又曰通身狂不可則止一句上著意以道固不止此然正在此處見得分明看孔孟程朱事君皆如是而天下以為不必然者也由求具臣正為無此一句力量如我顯與旅泰山之對可見也還賴與聞聖人之道故弒逆不從猶存斯意耳又曰有不可則止句纔見以道事君之嚴正纔說箇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則止之義在矣

朱子曰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勉齋黃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附蒙引以道事君謂不以容悅事君不以功利事君而必以道事君若君不從則去之此兩句自相連帶註亦要看得活○但居三公九卿之位而不能稱其職不失為其臣使居小官而能舉其職或德浮於位則其位非大臣其道則大臣矣○存疑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或謂朱子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慎勿復言曰平生所學惟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哉朱子此言真可謂以道事君不從君之欲者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勉齋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羣臣而超乎其上者也具臣者等乎羣臣而混乎其中者也以道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不可謂進不以正言不見從此大臣之所以異

乎具臣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

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

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聲不可

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

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

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



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

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問孔子言由求為其臣曰

如是而已乎。龜山楊氏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

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顛與而不能救

之。事是已。又問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

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

下。或從一事而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

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

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問仲由

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朱

子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

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

之節。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

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

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一死守之。

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

誠是難。○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

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

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彘。

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

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

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

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胡

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

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又。言。其。有。入

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

也。○厚齋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

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

之。○新安陳氏曰。弑逆非不可之大者。歟。平常能不

其必不從也。由求於君。臣大義固熟聞之。但察之恐

朱精耳。觀由仕於出公。即為之死。求於伐顛與。惟知



為季氏子孫憂於父子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乎夫  
子於此實欲折季氏之不臣故許由求為死節之臣  
耳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厚

馮氏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胸岡四書說曰夫子使漆雕開仕而開不自信故夫子說之知夫子之說開則知夫子惡子路以仕為學之說矣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

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

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

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本前焉用佞禦人以口給而言故夫子不

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朱子曰佞不是諂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

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

困勉錄曰蒙引謂註學之已成學字指為政之道說則凡此章本文集註學字似俱指為政之道說即質美未學所該雖廣而此處自指為政然淺說則兼修身為政說看來蒙引亦似拘也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

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

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

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朱子曰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

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

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

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三代以下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舜之教胥子敷

五典與成周鄉官樂正之法所以教夫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三代而下則既有書脩已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學者豈可不之讀而遽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忌憚其失不但卑陋而已○南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

多識前言往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況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為學乎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

曾參父名點

論語大全 卷十一 先進

論語大全 卷十一 先進

論語大全 卷十一 先進

論語大全 卷十一 先進

論語大全 卷十一 先進

論語大全 卷十一 先進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母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上聲長於女汝同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

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

以為用也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

有所待而欲為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附蒙引竊意他日使二三子盍各言爾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而告以如

或知爾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仕之事而非泛使之言志也○存疑東陽許氏謂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已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為之志則不能知愚謂此說恐未是知弟子者莫如師況聖人乎他日孟武伯問由求與赤之仁夫子以其才對與此若出一口焉謂聖人不知其所欲為可乎大抵聖人此問亦是使各言其志以觀其自知之何如且欲因而可否勉勵之耳是即教之所在也觀其於由則哂之於點則與之可見矣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

旅囚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

呂晚村曰止講師旅饑饉及二者並至之不堪極意張皇只得外皮情形耳從開兩大生出師旅則其中之玉帛敝賦可知饑饉則其中之死亡旅生出饑饉則其中之死亡荒蕪可知饑饉因字之苦加有許多加因有許多加因不止一件是橫寫法不止一



時是豎寫法。如此方見勢處萬難無入承當得。激出由也。句如鵬盤脊蹶此之謂會做。加因二字也。○困勉錄曰。為之內兼政教二意。政字又兼兵政。養政有勇兼志氣。技力等項。

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出爾方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厚齋馮氏曰。子路齒先諸子。又勇於進道。故夫子有問必先諸子言之。其言與冉有皆以三年為斷。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閒。勢難為。當兵荒後。時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蒙引。千乘之國。慢露出大字。下句大國。又不止千乘矣。如當時齊楚秦晉皆地方千里。或數千里。豈特千乘而已哉。然亦不可說是小國。如滕之介於齊楚。然為下文方六十。七十如五六十說不去耳。○飢與饑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亦有通用處。然有飢饉無饑渴。○看記者此處下箇率爾便知是對下面鏗爾舍瑟而作言詳之。○子路不但失之率爾。其言志亦終是有激昂軒發之氣。而不足於雍容。此夫子所以哂之。○存

疑有勇自善政來。知方自善教來。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同。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朱

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蒙引。三年可使足民者。蓋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均其徭役。薄其稅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如此則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矣。○禮樂教民之事。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為盡道。冉有所任者。富民之事耳。見得還缺一。段。故明說出而不自



困勉錄曰。蒙引云。宗廟之事。如會同。不必說諸侯。字至孔子方曰。非諸侯而何。按蒙引太拘。依此。難道上節。方六七十二句。亦不要說諸侯之國乎。又曰。顧麟士欲將宗廟二句申說。謂會同是行於宗廟中。此真大謬。四書釋地又續曰。季本宗廟會同四句。文云。時至春秋古禮盡廢。人惟不見諸侯之朝。

天子而與祭。從天子而合謀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宗廟會同。而無復有相天子之宗廟會同者矣。不知宗廟會同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宗廟。則有序爵以辨貴。序事以辨賢。皆所以相也。天子之會同。則有聽禁於王。都請命於方岳。皆所以相也。則宗廟會同之相。非諸侯而何哉。艾南英評曰。須將禮記周禮春秋左傳融貫成片。乃知此文之確。余按相天子之宗廟。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周禮大宗伯云。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鄭註。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賈疏。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

居。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此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猶言賢者。賢者則能盡禮樂於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也。○以此見由求二子。不但心術不同。才調亦自不同。子路所設施者。兼政教而冉求只是政。一邊子路合下便說。千乘之國。求則只六七十五六十。子路便說出許多。人不能為而已。獨能為之意思。冉求只恁地說。箇平常國道如此。然其所自許者。只亦是足民而已。雖是謙詞。然其才品大槩如此。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

新安陳氏曰。求云。如赤若毅然欲從事於禮樂。則是宗廟之事。謂祭祀諸

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為遜辭也。

侯時見。

形旬反。

日會衆頰。

音眺。日同。

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日覲。冬見日遇。時見日會。殷見日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大。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以徧。時聘曰問。殷頰曰視。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境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頰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慶源輔氏曰。周禮所謂殷即衆也。頰即見也。端立。端服。章甫。禮冠。

慶源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衮以祭。玄端。



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於諸侯何與相天子之會同上擯則大宗伯周禮朝覲會同則為上相鄭註相詔王禮是也肆師為承擯小行人亦為承擯蓋一佐大朝覲一將幣於四時常朝至末擯司空之屬齊夫為之見覲禮又與諸侯曷與乎想季氏偶因論語相維辟公遂認相天子之宗廟為諸侯不知此句與肅雖顯相相于肆師皆謂助祭者而非詔禮者之相邢昺論語疏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根與闈之間士介拂根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

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音牟堆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厚齋曰會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又有同盟當是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言當為兩君相見而設夫擯紹禮樂之末也小相又擯紹之末也二子以子路蒙哂故其辭又謙邢昺疏鄭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禴祠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頌曰同者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殷頌頌則見也鄭玄注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命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

未介之大夫士耳妙已然漏却祭祀之小相左傳文二年夏文弗忌為宗伯魯語宗人夏文展祭統大宗執璋瓚亞裸其官一也是諸侯上相則宗伯小相必宗伯之屬若魯語所稱宗有司者亦謙而願為焉證據皆畫然奈何舍之而別為解復有高空空腹如艾南英者從而和之耶又曰端章甫即束帶立於朝願為小相焉即可使與賓客言也赤自思從政為大夫豈妄思周天子與之一諸侯非諸侯而何乃指諸侯之事言非人也當春秋時禮不盡如古故傳一十八年傳鄭伯傳王用平禮也杜註傳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蓋時能相禮者亦希鄭伯素

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命諸侯而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是也云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者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按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為裳即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此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各為朝服也云小相謂相君之禮者按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云出接賓日擯入贊禮日相又日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一相彌相親也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



以知禮名。故用以相王。非合周制。若宣十六年定王享士會。原義公相禮。襄公周大夫。豈屬五等諸侯哉。胡肅明曰。傳言用平禮。則周東遷以前。未必然可知。又曰。有持宗廟之事。如會同四句。文見宗廟。稱爲某君弟子。某君評玩。一如字。宗廟會同。分對不得。向來習解。俱未了此。惟此文中。段云。至於時聘。以結同盟之好。殷頰以除邦國之惡。皆廟見而廟受之。如會同。孰非有事於宗廟者哉。如字。方醒。余曰。陳用之禮書。明明言。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於國外。凡時見。殷見。皆王爲壇。合諸侯。而命事。或政於宗廟。無涉。即諸侯相見於郊地。曰會。郊地。閒隙之地也。

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振與闕之間。士介拂。根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蒙引。願爲小相。如云。從大夫之後。一般據禮。初無大相小相。○願爲小相。言願得贊禮於其間。分明是相。君祭祀。相君會同也。○存疑。會同是諸侯會同於天子。故註云。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或謂諸侯會同於天子。不得相贊禮。不知周禮。春官載朝。朝覲會同。則大宗伯爲上。相諸侯來朝。則有介。如上公九介之類。明有相贊禮。馮氏謂當時諸侯朝王。禮廢華之言。爲兩君相見而設。此說亦未是。諸侯朝王。常禮也。聖賢道其常。然華所志之禮。兩君相見亦在其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

如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何從有宗廟來。且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二語乃大行人之職。文不切會同。切會同則上文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大抵時文講典制。何啻捕風說夢。只借其師多一番傳會耳。呂晚村曰。此卽孔顏樂處也。然其中亦須橫說豎說。其義方盡。蓋老安少懷。物各得所。有一視同仁之意。此橫說也。任止久速。用舍行藏。有隨感卽應之妙。此豎說也。又曰。禪子看得心體。精世法粗。故將明心與度世。打做兩截事。學禪人便將出仕與隱居。亦分爲兩截。不知吾儒只作一事。耕莘之樂。與納溝之憂。不是兩心。故暮春游泳。與堯舜事。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干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曾點字皙與子參皆侍孔子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歲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希閒去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朱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此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新安陳氏曰單單衣袷袷袷衣至此時則衣無絮也浴盥

論語大全 卷十一 先進



業不是兩境。又曰晉人之狂。從老莊來。故以粗疎脫畧為事。此無忌憚。而反中庸者也。曾皆之狂。原從聖人原頭直下。但見太高。而行不掩耳。續困勉錄曰。莊列之徒。看得兵農禮樂。等於春風沂水。曾黜却將春風沂水。等於兵農禮樂。直是民胞物與氣象。春數語。具一部西銘在內。此三子有大小之別。不止是有待無待之分。四書釋地曰。曲阜亦有溫泉。但在縣南七里。流入於沂。非沂水有溫泉也。朱子祇緣足未親至。傳會為然。果其言信。恐與盟濯祓除之文相矛盾。蓋朱子以韓昌黎李翱疑裸身川浴之非禮。乃註浴為盟濯祓除。其義甚長。忽又接

音濯也。今上已被。除是也。問浴之為盟濯祓除。朱子曰。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為證。是也。韓愈李翱疑裸身出浴之非禮。而改浴為浴。不察此耳。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善樹木也。詠歌也。通考。巴川陽氏格曰。魯秉周正朔。莫春。建辰之月。幽風春日載陽。蠶桑之時也。曾點舍瑟之對。今味其辭旨。則四時寒燠之次序。與裘葛衣服之異宜。有與時偕行自樂之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物熙童。冠詠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以為寅月沂水之凍方解。雩壇之風尚寒。浴沂詠歸。非其會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時矣。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克滿。無少欠闕。新安陳氏曰。此等句。皆是就本文反復玩味。以想像曾點胸次。

曰有溫泉焉。是仍以為浴。將青天之下白日之中。點與童冠十餘人。羣而浴乎。抑將狂者獨浴也。何讀集註者。竟未聞一致疑邪。大全辯載一說曰。浴沂如後世上巳日。迎流盥手。畧潔衣以除垢。非裸浴也。莫春即幽風春日載陽時。蓋夏正也。說堪羽翼朱子。或問曰。子於此亦有微乎。余曰。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田此亦以浴為祓濯。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何嘗定以浴為澡身。朱子之註誠莫可易矣。

而於無中形。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朱子曰。容。出有來。不待著氣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今人讀之。只做等閒說話。當時記者。亦是多少仔細。又曰。門人詳記舍瑟事。欲見其從容不迫。洒落自在之意耳。慶源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用兼備。自然然而然。若曾哲。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著有以見夫四字。便是斷得曾哲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上已為去聲。人之意。胡氏曰。即其所居至之常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祓除之事。與



份按本註之意。猶重在天地同流萬物得所。上所謂藹然天地生物之心。對育物之事是也。所謂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是也。固非徒曰曠然無所倚著。不願乎外而已也。

其朋儕游泳自得。乃其分所宜為。而目前所可為也。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此點所以異於三子也。而其曾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形句於言外。新安陳氏曰。直與至於下。同流。接天地字。各得其所。接萬物字。○集註此。一節。二十二字。又是自無形容。出有來。其言外之妙。趣不可以尋常解書訓詁體貼之例求之。必待學力進。眼目高後。自然默會之可也。○慶源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為。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曾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次改削。然後見得如此平實。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學者當深味之。

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朱子曰。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去。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其閒漠然。若無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閒。乃徐舍瑟。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安之。然後不得已而言。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同流。各得其所也。曰。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少長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心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閒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

論語卷之十一 先進



者正謂此也。或曰：曾皙曾中無一毫事。列子御風之事，近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為入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山川流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道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這處便有甚私意來，自是著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閒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

份按語類云：問集註謂曾點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處。否曰：且道堯舜是甚麼樣事，何不說堯舜之心，恰限說事業。蓋富有之謂大業，至如平章百姓，明目達聰，納大麓皆是事也。此分明說事業。緣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云云。此條開頭數語，妙在將事業二字，剔得恁地分明，見得夫子原以用世為重，其所以與點者，非為其能忘世自適其適，不做事業也。正為充其志，可做堯舜天樣大事業，而非如三子事業之小耳。何可刪去至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之下，則云點操得柄，據著源頭諸子，則從支派上做工夫。諸子底做得小，他底高。

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未固有閒矣。是他見得聖賢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鉞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曾點氣象固是從容洒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曾次洒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知或爾之問，而其言語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言語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曾皙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甚麼合殺。○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



大會點合下便見得聖人大本是如此。但於細微工夫却不會做得。所以未免為狂緣。他資稟高。見得這箇大不肯屑屑做那小底工夫。是他合下一下便了。於細微節目工夫却有欠闕。與後世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感無狀耳。此段亦極明暢。全載更妙。

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為學與為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有。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為。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欲。直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三子。以期於異日。對學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却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脫洒意思。○新安陳氏曰。曾點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又按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言者。理趣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高。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而點超然於理趣之高。宜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學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為無弊。不然鮮不流於狂矣。通考仁山金氏曰。與點所以激三子。下文之辨所

說統曰。上亦各言志。指點說此各言其志。指三子說。○呂晚村曰。與點。由總不在為邦與不為邦。○困勉錄曰。點胸中先自有一晒為邦之意。

以實曾點。附邢疏。鏗投瑟聲也。雩者。祈雨之祭。各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立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早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壇樹木可以休息。○語錄問浴沂事曰。古人上巳祓除。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蒙引。鏗爾帶下句。讀鼓瑟希。非瑟音希也。鏗爾是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爾也。○亦各言其志也。令點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與後面一句不同。○夫子與點連鼓瑟希。從容意思亦該了。觀語錄可見。○上巳三月第一巳日也。古今用此日被除。自魏晉後。只用初三日被除。祓亦除也。除舊取新之意。浴亦是去舊垢以自新也。○壇。壇除地為壇。築地為壇。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晒由也。



蓋彼高談性命。謂為邦之事。自可一以貫之。不必沾沾講求。故疑夫子哂由者在此。且并疑求亦在可哂之例。份按禮者理之顯設云云。乃趙致道問語。而朱子以為得之者也。非即朱子語也。此與後問為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云云。乃是一條。見文集五十九卷。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朱子曰。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附語錄。為國以禮之禮。却不只是繁文末節。夏問莫便是那克己復禮之禮。曰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會得時。繁文末節皆在其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却只是這箇道理。千條萬緒。貫通來。只是一箇道理。夫子所以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蓋為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事物。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他夏葛冬裘。渴飲飢食。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來。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倒是莊老有這般說話。莊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

此段要活看。只是舉一子路以示例。不必謂求亦雖達。却亦未必有是氣象也。又曰。看來若依程子云。子路不達禮。則存疑將禮字作理字看。其是而莫春一段內。便有一禮字在內。由求亦皆未達為國以禮道理。由又却多一不讓。○續困勉錄曰。語類講為國以禮之禮。曰只是這箇道理。有說得開朗底。有說得細密底。復禮之禮。說得較細密。博文約禮。知崇禮卑。禮字。都說得細密。按此二條。則為國以禮之禮。與復禮之禮不同。故曰子路若達為國以禮道理。便是這氣象。若復禮之禮。則并曾點亦未達得。困勉錄曰。哲又問求亦非邦也。與其認其言不讓意已。

言而盡物。晏因問這禮字。恁地重看。曰只是這箇道理。有說得開朗底。有說得細密底。復禮之禮。說得較細密。博文約禮。知崇禮卑。禮字。都說得細密。知崇是見得開朗。禮卑是要確守得底。○存疑這禮字。便是上註天理流行之理字。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悲檢反詞蓋深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差而率爾病痛仍看不出也。總見未能充其春風沂水氣象。又曰據註則夫三子句。只主下視三子意。亦各言志。句。只主褒三子說其言不讓。則見許其能特晒其不遜。求赤二節則即求赤之為邦而見由之可晒不在為邦即由求赤之皆可為邦而見其志之未可盡非前後總是一意。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新安陳氏曰此條專言三子言志平實無高遠之意。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去聲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曾問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朱子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

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爾。曾點之學無聖人為之依歸。怕有老莊意思也。未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如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也。○潛室陳氏曰凡狂者志高而行不副。謂其志高故見大意而聖人與之。謂其行不副。謂其志高。副止於見大意終不入聖人之室。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去聲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晒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問程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西赤冉



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朱子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微妙處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見得快所以不把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問三子皆事為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粗暴些纔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是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便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為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若達時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理會得道理雖事為之末亦是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為來○問為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二途點有見乎長育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

份按蒙引他條多作三子以君國自居非是獨此條為當

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為當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為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閑暇平和也曰是○到為國以禮分上便自理明自然有曾點氣象○潛室陳氏曰為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雲峯胡氏曰以三子言之子路未達為國以禮求於禮樂不敢當赤則若有志於禮樂而所言宗廟會同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禮之末耳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與點分別而言之故云夫子取不取非謂夫子真不許其得國而治之也○蒙引集註謂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者非謂其皆欲為諸侯也蓋所謂由也為之只是謂其得國之柄如管仲為政於齊子產聽鄭國之政之類不然則是游心千里之外矣其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亦謂其得以周旋夫宗廟會同之間以羽翼其事即是曾點狂者子路冉求為國之意亦非小小事任也

曾點狂者



困勉錄曰莫春一段象山慈湖作禪理會此大謬也正義謂曾皙能知時樂道此又一說也丹鉛餘錄云曾皙知世不我以故為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一降則為莊列再降則為嵇阮此又一說也蘇子由云點之狂必不可施於

世夫子與點以其自知之明此蓋因程子甚稱點有意抑之又一說也王龍溪謂春服以無用為有用又一說也譚梁生又主與點有禮之說然斷當以朱註為正若陽明謂曾皙是素位而行無意必不器正朱子之意但陽明所謂無意必不器素位而行未必即朱子所謂無意必不器素位而行耳又曰曾點所見可謂之素位可謂之無意必但指其見性言便是朱子意指其見心言便是陽明意指其見理義之心言便是朱子意指其見知覺之心言便是陽明意又曰要玩朱子所云曾皙所見乃是大本大根水之源也又曰蒙引云程子堯舜

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朱子曰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克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便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朱子曰他見得這箇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中隊伍未必知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點與參相反父子間為學大不同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為閒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三省隨事用力旋旋推去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

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必有以辨之○問孔門英才多矣何為不得乎此而點獨得之回參不必類乎點也而又獨得斯道之傳何也勉齋黃氏曰資稟高則不局於卑志量大則不溺於小見識明則異說不能惑趨向正則外誘不能移此點之學所以人不能及也人品不同則學之志亦異人為技藝之學者有一見而超然解悟有終日矻矻而意無所得者亦無怪點之獨得也若顏子則其資稟志量見識趨向當無異乎點而深厚沉潛淳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異於點也點之子參其見不及乎哲而其學則近於回以其用力之篤則遂與回等而非歸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為學之方固當存養乎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夫是以精粗不遺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

論語大全 卷十一 先進 尼



氣象之言微過於形容。若謂狂者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沂詠歸之樂指為老少懷之心曾哲與夫子豈若是班哉老安少懷之心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之意多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其適之意多曾點之志似宋其廣大夫子與之不過偶契其浮海居夷之云而然然堯舜氣象一語終不可易又曰大抵聖賢言作用必有一段本領處所謂本領有就真實無妄處言者一貫章是也

等語是因壹廢食因始皇之焚書而答燧人之鑽火也但曾點本領雖好不曾有細密功夫若說其本領處便似姚江金谿則又枉殺曾點矣故語類云點與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此語正見其不同又曰語類云莫春一段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譬之於水曾點所用者水之源也三子所用者水之流也以此推之則夫子與點是與其有用世之本非與其忘世也又曰聖人之道克塞天地至大至實自聖人而下或見其一節而不能見其全體則擴而克之使極其大或見其全體而不能不疎於一節則反而求之使極其實又曰一箇點要與三子

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沉潛淳實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則見高而遺卑見大而畧小見識有餘而行不足趨向雖正而行則違此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回參而論之點誠有未至自學者論之點之所見豈可忽哉規規翦翦於文義之間事為之未而曾中無所見焉恐未易以狂語點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即其所志而言之也若伊尹之志是後賢追論其志如彼伊顏淵有隱顯不同而尹之志則顏所能為由求赤視顏氣象差小而所言皆其能事附語錄曾點是他見箇道理大原了只就眼前景致上說將去其行有不掩者是也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曾點見處極高只是工夫疎畧他狂之病處易見却要看他狂之好處是如何緣他日用之閒見得天理流行故他意思常恁地好只如莫春浴沂數句也只是畧畧地說將過又曰曾點意思與莊周相似只不至如此跌蕩莊子見處亦高只不合將來玩弄了○所謂天理流行一句須是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隨寓而樂如曾點只是他先自分內見得箇

道理如莫春以下是無可說只就眼前境界便說出來也得○問曾點言志見得天理流行獨於其閒認取這許多都是自家受用曰不用恁地說曾點只是見得到許多都是道理發見觸處是道理只緣這道理本來到處都是○曾點只緣他見得箇大底意思了據他所說之分只得如此說能如此則達而在上便可做堯舜事業隨所在而得其樂矣○問夫子命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獨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於此也○此一段唯上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為之而已○上蔡說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浴沂一事同不知曾點之事何緣與子思之說同日曾點見日用之閒莫非天理問何以見曾點見日用

論語大全 卷十一 先進 三



對看又要與開對看。又要與  
回參對看。勉齋一段最妙。又  
曰。三子是器。曾點所見是不  
器。夫子不抑三子。即贊子貢  
瑚璉之意。○份按困勉錄謂  
聖賢言作用。必先講本領。其  
論最精。但其所云本領者。謂  
一貫章則就真實無妄言。中  
庸首章之戒慎恐懼。則就敬  
以直內言。此章則就無意無  
必言似也。而未盡然也。夫朱  
子以曾點所見為大本為忠  
為一為水之源。蓋此即上帝  
所降之衷也。悉民所秉之靈  
也。夫子所謂性與天道也。中  
庸所謂天命之性也。劉子所  
謂天地之中也。周子所謂無  
極而太極也。張子所謂萬物  
之一原也。其在聖人。則生知  
安行而性之在大賢。則擇善

之閒。莫非天理。曰。若非見得日用之閒。無非天理。只  
恁地空樂也。無意思。○問。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  
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底較恬靜。無許多事。曾點是  
自恁地說。却也。好若不已。便成釋老。去所以孟子謂  
之狂。○曾點見識儘高。見得此理洞然。只是未曾下  
得工夫。曾點曾參父子正相反。以點如此高明。參却  
魯鈍。一向低頭。捱將去。直到一貫方始透徹。是時見  
識方到。曾點地位。然而規樣氣象。又別。○此與一貫  
兩處是大節目。當時時經心始得。○伊川說。曾點漆  
雕開已見大意。點則行不掩開。見此箇大意了。又却  
要補填。滿足於未能信一句上見之。○看來漆雕開  
為人却有規矩。不肯只恁地休。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漆雕開見大意。則不如點然。却是他肯去做點。雖  
見得却又不肯去做。到盡處。○問。上蔡云。子路冉有  
公西華皆未免有意必之心。曾點却不願仕。故孔子  
與之此說。如何。曰。亦是。但此意逼窄。爾又問。曾點之  
在如何。曰。他雖知此理。只踐履未至。○某今日所見  
又別。前日不曾說。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無之。○

固執而反之。在曾點。則天資  
高明而能見之。此所謂本領  
者。也有此本領。方有此功用。  
蓋生知安行而性之者。固無  
意無必。而所為即堯舜之事  
業也。其擇善固執而反之者。  
亦無意無必。而能為堯舜之  
事業也。若點之窺見道體。  
雖亦能無意無必。而有堯舜  
氣象。然必克其所志。方可為  
堯舜事業。却無奈其工夫疎  
畧。行有不掩。故但能見之。而  
不能為之也。或曰。謂曾點不  
由學力。自見道體。得毋近於  
良知家之說歟。曰。彼所謂不  
假外求。見得自己心體。則無  
時無處不是此道者。專指心  
體而言也。其所謂心者。覺處  
便是心也。耳目之知視聽。手  
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

朱子文集答廖子晦書。曾點一段。集註中所引諸先  
生說。已極詳明。蓋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  
制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日行  
有不掩。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哉。聖人與之。蓋  
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  
處。便為至極。而無以加也。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  
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之所存。而日  
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顏子為師。庶幾足目。俱到無  
所欠。○答歐陽希遜書。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  
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  
程先生。亦以為學。則初無不知也。大抵學者當循下  
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  
不入於佛老也。○讀書錄。曾點言志。便是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曾  
點當春風和煦之時。浴乎沂。風乎舞雩。見夫天地上  
下同流不息。飛潛動植。萬物各得其所。此時曾點之  
心。即對育物之心。乃聖人物各付物之妙。故曰。與聖

論語大全 卷十一 先進 臣



也其與此之灼見道體蓋其有所見也雖同而所見者則相逕庭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困勉錄謂此章以無意無必為本領愚觀或問云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無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又答張敬夫云上蔡之說徒贊其無所繫著之意而不明其對時育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風為比則其禳於老莊之見而不近聖賢氣象顯然矣蓋朱子之意雖兼以素位而行無意無必為說而其實重在對時育物上陽明之論曾點則只

人之志同便是天地氣象此夫子所以與點也○曾點言志便是太極陰陽五行萬物流行各得其所之妙○曾點言志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朱子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克滿無少欠闕即取之左右逢其原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之意○觀曾點之志雖至小之事不可妄為是何也以道無不在也○曾點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為飛魚躍之意○蒙引曾點言志一段若仔細體認今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點見得這天理流行隨處克滿無一不周匝處觸目都是這道理其曰云云者特就眼前觸景一事而言非專以此為樂若專以此為樂則不足為點爾○天理流行隨處克滿者近自一身之間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身之所接如君臣父子之屬皆是道理如此一動靜一衣服一飲食以至鳶飛魚躍都是此理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也○朱註云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

說到無意無必不願乎外而止更不說何對時育物上去此非朱子意也然則困勉錄謂此章以無意無必為本領者殆未盡也○無意無必即無適無莫之意在聖人分上便自包得義之與比在內在點分上恐行有不掩未必盡能合宜故朱子之意歸重在對時育物上似未可竟以無意無必為此章本領也○困勉錄謂聖賢本領有以真實無妄言者蓋誠者誠之者總無妄言也夫誠者之不思不勉固非入所能及若誠之者之本領則全從擇善固執得來顏子之博文約禮即擇善固執也大學之格致誠正亦擇善固執也中庸二十六章之道問學即擇善也其所

必兼人欲盡處言者理欲不兩立故也若曾皙如許氣象試看為人欲所羈係者能有此否蓋人惟心中有一點累便自從容脫洒不得且亦無緣有下面與物公共底意思○悠然悠寬緩也是無介累也與規正相反凡人有介累者自急促無介累則超然物表矣自直與天地云云至之妙所以狀其胸次之悠然隱然自見於言外曾皙當初說時初未嘗特認這一箇氣象來此是傍人看得是如此故曰見於言外當時唯孔子解此三子與之同席亦未必知也或因夫子歎息而深許之後方辯得出耳○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克滿無少欠闕集註此段最有力下面動靜從容自此一見上來其言志不過即其所居之位云云亦自此一見上來○三子者政使得盡行其志亦終局於一君一國之小事業猶有限量如曾點所見克得去時便能使四海之內無一物不得其所者他是甚氣象孔子老安少懷便只是此意○與聖人之志同者聖人之志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是也曾點之志亦與



謂尊德性則以涵養本原而  
包乎固執之功也首章末章  
之戒懼慎獨則舉尊德性而  
道問學在其中也總不離乎  
擇善固執也此誠之者所以  
有此真實無妄之本領也○  
蒙引所謂程子堯舜氣象之  
言微過於形容一段乃用黃  
氏日抄語黃氏持論大抵多  
宗朱子此則殊與朱子之見  
不合也

份按夫子曰如或知爾則何  
以哉發問本意固在異日之  
事業也三子各以有待者對  
原與發問本意相合不得以  
有待為三子病乃點即其所

居之位隨其日用之常自可  
與天地同流而使萬物得所  
則其事業不必有待而後為  
此亦如老少懷友信之隨  
時可做也此其所志固遠過  
乎三子而反非發問本意所  
及料矣

此同行不掩者曾點只見得道理隨處充滿未能行  
得隨處充滿若要行到隨處充滿處亦不必得位孔  
子是也○按曾點所言止是童冠浴詠之常事細故  
耳如何便為有堯舜氣象而與夫子之志同雖曰有  
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然  
即其言而究其實又果何以驗其真有此見哉曰道  
理之周匝自跬步之間日曉之內以至於天之涯海  
之角真無一罅之欠闕處也若曾點之舍瑟起對而  
氣象之從容樂與童冠浴詠而無慕乎其外則是有  
見得眼前步步皆是道理無所假借無所等待者也  
若彼三子之所志却是置却目前所得為道理而越  
向千里外尋事業又却有待於夫人而未必得自遂  
者也其視曾點所得見道理果孰為到與未到的哉如  
孔子老安少懷云云亦是目前便可做得的事而有  
顏子之母伐善施勞亦是眼前性分內做得的事若  
子路與朋友共之云亦須有待於車馬輕裘之推濟  
矣所造所養不同則其發於言論者終不得而強同

也○存疑道理流行天地間隨處充滿無少欠闕自  
起居食息之微以極夫天地鬼神變化之不能盡  
不在夫婦之可與知者此也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  
者此也夫子川上之歎此也子思鳶魚之詠此也夫  
點之鼓瑟浴沂此理也顏子之簞瓢陋巷此理也夫  
子之老安友信少懷此理也堯舜之垂衣裳而天下  
治亦此理也周公之制禮作樂亦此理也人惟於此  
有見則隨其身之所在無不是當盡之理無不是當  
為之事故當在聖門則鼓瑟浴沂在陋巷則簞食瓢  
飲在堯舜之位則做堯舜事在周公之位則做周公  
事所居之位雖不同其理則一惟其理一故隨其所  
在皆能為之所以程子即其鼓瑟一事遂以堯舜氣  
象許之也所惜者曾點狂者而行有不掩耳若顏子  
則行得到故為邦一問聖人以四代禮樂告之就  
得堯舜事業不但氣象而已○曾點見得無處不是  
這道理所以就目前觸景說起其事雖止目前其理  
則可以無所不到所以朱子謂這是箇無事無為底  
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功業其樂雖止一身然以其

命學大全卷一 先進 臣



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  
 事也。○天理流行。無少欠闕。由之治國求之足民。赤  
 之禮樂皆是其中一節。事曾點所見。若使行得到時。  
 雖堯舜事業固所優為。況三子之所在者乎。此三子  
 所以為規規於事為之。  
 未聖人所以獨許點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